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伊川易傳卷二

詳校官侍郎

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

臣莫瞻菴

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朱紱

謄錄監生

臣丁劬經

欽定四庫全書

伊川易傳卷子

周易上經



艮下  
坤上

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  
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  
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

宋 程子 撰

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與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讓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

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

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  
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  
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  
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  
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



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六二鳴謙貞吉

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克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為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

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

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  
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  
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  
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  
退必施其謙盖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

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

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  
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  
此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  
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



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  
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  
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  
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  
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  
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

行師征邑國也



坤下  
震上

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

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

刑罰清而民服

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

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  
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  
者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  
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  
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

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樂樂以褒  
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  
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  
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  
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



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  
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  
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  
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

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  
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  
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  
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  
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  
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  
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  
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

望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  
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  
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  
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

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  
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  
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  
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

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

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始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眇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

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  
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  
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  
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  
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眈豫而失之於  
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  
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

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震下  
兌上

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

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

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

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  
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  
兩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  
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

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  
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  
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  
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  
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  
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

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  
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  
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  
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  
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  
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  
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  
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  
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  
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  
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  
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  
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  
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

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  
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  
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  
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  
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  
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  
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

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  
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  
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  
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  
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  
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  
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

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

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固如拘繫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巽下  
艮上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



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

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異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



母之蟲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  
於義不順而致敗蟲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  
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  
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  
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  
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  
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

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

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異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

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无繫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  
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  
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  
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  
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

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  
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  
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  
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  
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

法則也



兌下  
坤上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蓋者  
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  
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  
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  
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  
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



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

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  
雖方長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  
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  
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

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  
知戒故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  
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

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夫象云決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

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誠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

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此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又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

隨其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  
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  
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  
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

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  
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  
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  
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  
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盖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

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成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  
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  
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  
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  
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  
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  
止以在上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坤下  
巽上

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

為庠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父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

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顯然瞻仰之矣顯仰望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

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元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元



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  
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  
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  
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  
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

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  
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賢聖之君也近之則見  
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  
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  
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闕覘之觀耳闕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闕覘其彷彿  
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  
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  
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  
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以能

順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  
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  
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  
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

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

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  
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  
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  
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  
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而已  
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

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出於已者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已之道是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



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無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震下  
離上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

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罰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

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

所以究察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

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

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

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  
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  
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  
治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  
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  
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



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誠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人強義不相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  
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  
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  
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  
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

間而噬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噬之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

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金剛經疏  
卷三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  
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肺者五居  
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  
其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  
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  
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

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

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  
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  
頸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  
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  
滅傷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離下  
艮上



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  
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  
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  
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  
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

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別柔交相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別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

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  
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  
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  
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  
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  
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  
卦之變共成賁義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

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剝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

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剝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剝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

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  
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  
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  
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剝決柔姤  
之柔遇剝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  
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  
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  
剝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剝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

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剝  
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  
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  
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  
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  
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  
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剝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  
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  
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  
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  
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  
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淡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  
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  
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



用文以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剝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剝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

非正也九之剗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于四舍  
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  
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  
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  
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  
子之貴守其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二之文明惟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

所附也猶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  
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  
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  
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  
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  
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  
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  
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  
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  
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

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  
始為其間隔耳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冠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雖為三冠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  
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  
怨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于上九剝陽之賢陰比于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責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剝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責於外比之賢貴于丘園也若能受責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蔑蔑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貴之功

終獲其吉也。𦵔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求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剪裁分裂。𦵔𦵔然求帛。喻六五本質。𦵔𦵔謂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資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

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坤下  
艮上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  
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  
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  
上而反附著於地頽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  
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  
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  
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  
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

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於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  
剝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  
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  
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  
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  
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吉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于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剝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于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于辨愈  
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  
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  
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  
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

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剝應剝與上下之陰異矣  
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  
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  
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  
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衆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  
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始剝於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  
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  
貞直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

垂于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衆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  
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  
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  
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  
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

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  
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  
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  
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  
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  
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  
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  
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

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  
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  
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  
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上有一陽  
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  
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  
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剝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震下  
坤上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

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  
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  
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  
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  
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  
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

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  
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  
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  
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  
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  
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  
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  
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



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  
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  
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  
能協力以勝之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  
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  
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若

予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剝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復亨謂剝反而亨也陽剝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  
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  
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  
行也陽剝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来而无咎  
也朋之来亦順動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  
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剝君子之道長故  
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  
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  
剝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  
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  
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  
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  
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  
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  
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剝故一有不善未嘗

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  
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  
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  
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

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  
在失而不在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  
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  
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



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  
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  
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  
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

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

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  
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  
道不復元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  
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  
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  
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

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震下  
乾上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  
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  
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  
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  
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  
匪正則為過書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剝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剝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剝健也剝健无妄之體也剝中而應五以剝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

道也所謂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行矣哉

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  
匪正盖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  
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  
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  
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  
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  
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  
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  
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得其性命而不妄王者  
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  
對時育物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盖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

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  
穫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  
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  
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  
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  
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

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  
穫畬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  
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  
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  
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衆聖繼作也  
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畬

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獲既畱則必成畬  
非必以獲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畱乃設心在於求  
獲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六三元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  
亦妄也在元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  
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  
大矣況後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

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  
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  
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  
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  
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  
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  
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  
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

為妄動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剝陽而居乾體後无應與无妄者也剝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後處剝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

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  
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  
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  
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

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处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乾下  
艮上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

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  
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良體篤實人之才剛  
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  
德日新也

剝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剝上陽居上也陽剝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

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象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

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  
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  
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  
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  
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  
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  
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與說輟

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輟謂不行也

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與說輟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  
尤也善莫善於剝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剝中中  
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  
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與說輟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  
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剝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  
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

三剝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

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開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戒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  
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

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  
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  
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  
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  
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  
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

積豕之牙也豕剗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  
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  
變也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剗躁自止其用如此  
所以吉也君子發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  
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  
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  
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  
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

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殯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無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如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



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  
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震下  
艮上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  
必有以養之元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  
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  
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  
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

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  
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  
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  
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  
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  
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  
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  
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

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

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

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剝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

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  
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  
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頤頤又人見食而  
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  
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  
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

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感所欲而失其正何剗明之有為可賤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剗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



立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  
宜矣行往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  
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  
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  
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

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徃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  
况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  
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  
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

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剗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

而不足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  
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  
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  
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  
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  
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  
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剝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剝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

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剏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  
陰柔之才雖倚賴剏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  
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  
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况其下者乎故  
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  
剏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  
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  
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剴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



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巽下  
兌上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

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

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  
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  
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標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棟橈本末弱也

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  
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剝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言卦才之善也剝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百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于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

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惟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剝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剝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



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  
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  
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  
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  
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  
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  
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蕘謂  
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蕘字與稊同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

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剝自居而不得中剝過之甚者  
也以過甚之剝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  
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  
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  
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  
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剝巽既終而且  
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剝上  
能繫其志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宅畀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

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剝柔  
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剝雖未  
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  
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  
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  
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  
居四剝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剝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

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  
无咎无譽象後言其可醜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  
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為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  
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

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坎下  
坎上

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



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  
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  
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  
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  
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  
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  
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  
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  
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  
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  
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

窩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剝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剝中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剝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剝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

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  
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  
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  
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  
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  
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

有常取其洵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  
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  
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  
水之洵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  
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  
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習坎而更入坎當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剝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溪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自能保者剝中而已剝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

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為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險  
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  
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  
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



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  
所處如此，唯益入於險，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  
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  
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  
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  
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

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  
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  
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  
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  
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  
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

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堦如簾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

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

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

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二質實之至剛柔  
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  
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  
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祇

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剝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剝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

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剗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



得免也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  
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  
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  
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  
乃字是也



離下  
離上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

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  
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  
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  
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  
順德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  
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

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

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  
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  
以言易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  
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巽  
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  
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

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剴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

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  
居明而剝故知而能辟不剝明則妄動矣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  
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  
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



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  
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  
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  
是則以大耄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耄傾沒也人之終  
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  
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耄之嗟為其凶  
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耄與昃同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剝盛之勢突如其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

君其剗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  
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矢繼紹之義承上  
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  
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

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

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  
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剝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剝  
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  
宜用如是剝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  
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塗誣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则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剗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剗明居上之道也



伊川易傳卷二